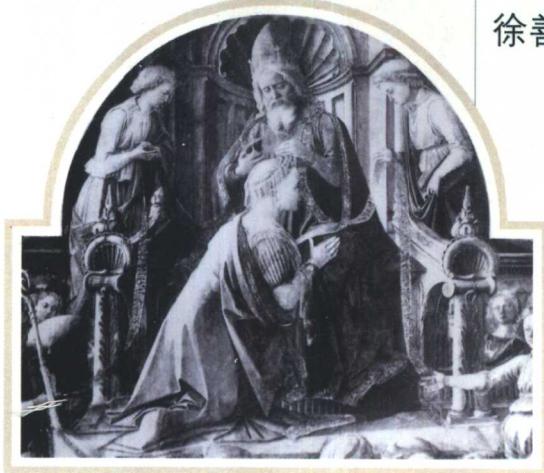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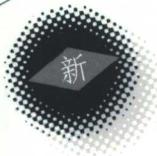


东学西渐与 西方文化的复兴

徐善伟 著



新 生 代 学 人 丛 书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东学西渐与 西方文化的复兴

徐善伟 著

新生代学人丛书

新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学西渐与西方文化的复兴/徐善伟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新生代学人丛书)
ISBN 7-208-04182-2

I. 东... II. 徐... III. 东西文化—文化交流—研究—1000~1299 IV. K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3265 号

责任编辑 陈莉莉
封面装帧 王晓阳

·新生代学人丛书·
东学西渐与西方文化的复兴

徐善伟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天马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75 插页 4 字数 198,000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100

ISBN 7-208-04182-2/K · 953

定价 22.00 元

导　　言

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和演变一方面通过各地区、民族或国家内部一代一代人的传递、继承和发展而实现，另一方面则通过各地区、民族或国家间人们的相互接触、相互交流、相互融合而实现。前者为人类文化的纵向传播，它着眼于人类文化的时间变迁过程；后者则为人类文化的横向传播，它着眼于人类文化的空间变化过程。纵向传播与横向传播构成人类文化发展的两大基本特征，从而成为文化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

对于横向传播在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论者多矣。其中最典型的是 20 世纪初产生于西方的文化传播主义学派，它是作为对早期文化进化论派的反动而出现的。虽然传播主义者，如英国的“极端传播学派”等，在理论上走向另一极端，即过分强调从横向传播的角度去审视人类文化而忽视其内在的传承，但不容否认的是，它有力地推进了对人类文化空间变化过程的研究。而事实也证明，人类文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各地区、民族或国家之间相互的交流。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博厄斯对此有精辟的论述，他指出：“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验。一个社会集团所获得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集团；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1]反之，那些处于闭塞状态下的民族或国家则往往是发展最为缓慢的。历史上是如此，现代社会更是如此。整个人类文

2 / 东学西渐与西方文化的复兴

明正是通过各地区、民族或国家之间的互动而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激励，不断走向进步的，虽然这种交流有时通过和平的途径，有时又通过血与火的方式。因此，可以说，人类文明是一件百衲衣，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地区都为这件百衲衣贡献上了一片布条。例如，就一本英文书而言，英文字母源于拉丁文字母，拉丁字母源于希腊文字母，希腊文字母源于腓尼基文字母，腓尼基文字母源于埃及的辅音字母；标识页码的数字则源于印度—阿拉伯数字；纸张是中国人的发明，印刷术亦源于中国。而中国的近现代科学技术又基本上是从西方学来的。因此，研究历史上的文化交流现象不仅可以弄清楚人类文化的空间变化过程，而且可以使人们认识到此种交流对于各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文化的演进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从而使各民族消除那种自高自大的心理。

笔者正是遵循这一思想而去选取中世纪盛期（11至13世纪）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作为研究对象的。通过对这一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研究，旨在探讨东方文化对于西方文化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当然，文化交流是双向的，但是，文化交流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交流过程中，往往是文明程度较高的地区或民族的文化流向文明程度相对低下的地区或民族，并对后者产生极大的影响，这是文化交流的一般规律，但也并不否认后者也流向前者。正是基于这一点，故笔者主要将落脚点放在东方文化对西方的影响上，并将此书名定为“东学西渐与西方文化的复兴”。

为什么选取11至13世纪这一时段呢？因为，自公元5世纪至10世纪，西方历经“蛮族”入侵、维金人的南下和阿拉伯人的进攻，处于一种相对退缩、封闭的状态之下，文化上也处于相对暗淡的时期。所谓的“黑暗的中世纪”主要指西方的这一时

期。从 11 世纪开始,西方人开始走向扩张,重新回到地中海这个古老的文化区而与文化发达的伊斯兰—阿拉伯帝国、拜占庭帝国等进行直接而广泛的交往,从而导致了近三个世纪的东西文化交流的热潮。14 世纪以后,这种交流仍然存在,但却是以前的一种延续。而且经过近三个世纪的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两者之间在文化上的差距基本上达到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同时,11 至 13 世纪也是西方从相对封闭、落后的状态走向扩张、发展、繁荣的时期。这一方面是由于西方社会内部自身的发展造成的,但另一方面也无疑与这次文化交流有很大的关系,即西方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亦有赖于外来文化的刺激,而且这种影响甚至延续到了中世纪后期和近代初期,这是此次东学西渐的长远影响。

就地理范围而言,这次文化交流的中心是地中海地区各民族。所谓西方是指拉丁西方,即今日的西、南欧。所谓的东方既包括伊斯兰—阿拉伯帝国,即西亚、北非,这是传统意义上的东方,也包括东欧的拜占庭。因为拜占庭在中世纪初期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有别于拉丁西方的半东方化的文化(表现在语言、宗教等诸方面),它是古罗马文化、希腊文化、基督教文化与东方文化相互交融而产生的。^[2]西方许多学者在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时,习惯上将拜占庭划归东方,故笔者亦沿用这一约定俗成的做法。概而言之,本文所论述的主要是地中海地区各民族,即拉丁西方与伊斯兰—阿拉伯帝国、拜占庭帝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同时也涉及到有关的拉丁西方与亚欧大陆东部的中国及印度的文化交流。

对于中世纪盛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研究,西方学者自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以来已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其中贡献最大的当属西方的东方学学者,如德国学者威尔海姆·海德(Wilhelm

Heyd)对中世纪东西方贸易的研究^[3],西班牙杰出的阿拉伯学家米格尔·埃森·帕莱西奥斯(Miguel Asin Palacios)对穆斯林与拉丁西方之间的宗教、文学之联系的研究^[4],法国杰出的东方学学者E·勒南(E. Renan)有关伊斯兰科学与哲学对西方之影响的研究^[5],美国杰出的科学史家乔治·萨顿教授(George Sarton)对中世纪东西方科学及其联系的研究^[6],20世纪30年代初西方的东方学学者集体撰写的《伊斯兰世界之遗产》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西方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战后,随着对拜占庭、伊斯兰—阿拉伯文明研究的深入,以及对这一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关注,又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如希提的《阿拉伯通史》(二卷本),任锡曼对十字军东征和拜占庭的研究都有很大篇幅涉及到东西文化交流问题,K·M·塞顿主编的六卷本《十字军东征史》中有两卷专门谈十字军东征对东西方文化的影响,拜占庭学者迪诺·J·吉那科普罗斯(Deno J. Geanakoplos)对拉丁西方与拜占庭和伊斯兰—阿拉伯之间的文化交流进行了研究,等等。战前,尤其是战后成立的一系列国际性的旨在促进东西方文化研究的协会则有力地推动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研究。^[7]战后的研究侧重于集体协作,共同攻关,对旧有的研究成果加以补充或检讨。与战前相比,缺少有分量的、实证性的研究成果。

在中国学界,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者们更注重的是中外文化交流,而缺乏对这一时期地中海地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研究。^[8]80年代后,有个别学者已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其中需提及的是吴长春先生对阿拉伯、拜占庭与西方文化的关系的研究以及对十字军东征与东西文化交流的研究,陈志强先生对拜占庭与西方文化关系的研究,纳忠先生对阿拉伯文化的研究等^[9]。

纵观中外学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可以说已取得了一定的

成就,但也存在一些缺陷。具体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西方学者只局限于对其中的一些个案进行较深入的研究,而未将之当作一个整体加以探讨,因而缺乏对这一课题的宏观把握与理解,他们的研究往往是“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同时,这也造成他们在某些问题的评价上失之偏颇;其二,中国学者只是对其中的某些问题有所涉及,而且由于资料搜集不充分,对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了解不全面,因而造成研究不深入,立论不周和结论不合实际等。

笔者正是在吸收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料,从宏观的角度,对这一时期的文化交流作了较为系统而全面的分析。同时,笔者又运用文化人类学、统计学、语源学等方法,在宏观的构架内,力图作一些微观的、实证性的分析与说明,并在许多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11至13世纪的东学西渐可以说是地中海地区各民族、各国家长期持续交往过程中的又一次大规模的文化交流运动,是西方人继希腊化和罗马帝国时代之后又一次大规模吸收外来文化的热潮。该时期出现的东学西渐的浪潮对于西方从黑暗走向复兴与繁荣,从封闭走向开放,甚至从地中海走向大西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释

- [1] F·博厄斯:《种族的纯洁》,载《亚洲》第40期。转引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57页。
- [2] 关于拜占庭与拉丁西方文化上的不同特征参见D·J·吉那科普罗斯(D. J. Geanakoplos)在他的系列著作中所作的卓越论述。如:
Medieval Western Civilization and the Byzantine and Islamic

6 / 东学西渐与西方文化的复兴

Worlds, Lexington, 1979.

Interaction of the “Sibling” Byzantine and Western Culture in the Middle Ages and Italian Renaissance (330 – 1600),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Byzantine East and Latin West: Two Worlds of Christendom in the Middle Ages and Renaissance; Studies in the Ecclesiastical and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Barnes and Noble, 1966.

- [3] 威尔海姆·海德(Wilhelm Heyd)的名著是《中世纪东方贸易史》(*Ge schichte des Levantehandels in Mittelalter*, 2 vols. Stuttgart, 1879)。
- [4] 米格尔·埃森·帕莱西奥斯(Miguel Asin Palacios)写有一系列著作,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穆斯林末世学与〈神曲〉》(*Escatología Musulmana en la Divina Commedia*, Madrid, 1919)。
- [5] E·勒南(E. Renan)的名著是《阿维罗伊与阿维罗伊主义》(*Averroës et l'averroïsme*, Paris, 1852)。
- [6] 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博士的巨著是三卷本的《科学史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该书第一卷初版于1927年,第二卷初版于1931年,第三卷初版于1947年。笔者所用的是1975年的再版本。
- [7] 关于《伊斯兰世界之遗产》及战后学者的这些著作,见以后各章的关注释。国际性研究协会很多,如1926年在英国伦敦成立的“国际非洲学会”;1875年在法国南锡成立的“国际美洲学家大会”;1894年成立并于1948年改名的“国际不同文化研究所”,总部设于比利时的布鲁塞尔;1963年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成立的“国际东南欧研究协会”;1948年成立的“国际拜占庭研究协会”;1951年成立的“国际东方和亚洲研究联合会”;1972年成立的“国际地中海文化研究协会”等等(具体情况参见《文化学辞典》,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487—491页)。另外,东方各国学者亦为此作出了巨大贡献,如埃及学者艾哈迈德·艾敏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共八卷)中有两卷专谈西班牙与西西里穆斯林文化对西方的影响。

- [8] 尤需提及的是北京大学已故的马坚先生对于推动我国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研究所作的贡献。《古兰经》、第·博亚的《回教哲学史》、希提的《阿拉伯通史》等都是马先生的杰出译作。
- [9] 纳忠等:《传承与交融:阿拉伯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该书中专列一章论述阿拉伯文化对西方的影响。

吴长春先生的主要有关论文有:

- 《阿拉伯文化传播到西欧的途径》,载《世界历史》,1987年第3期。
- 《阿拉伯文化的西传和西欧的文艺复兴》,载《西亚·非洲》,1987年第6期。
- 《中世纪西欧吸收古希腊文化渠道问题初探》,载《历史教学》,1988年第2期。

陈志强先生的主要有关论文有:

- 《试论拜占庭文化在中世纪欧洲和东地中海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载《历史教学》,1986年第8期。
- 《拜占庭对西欧文化的作用——兼与吴长春同志商榷》,载《历史教学》,1991年第2期。

东学西渐与 西方文化的复兴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重返地中海世界 开启东西交通新时代	1
第一节 战争与殖民——西方的扩张及其与东方文明 的直面接触	5
一、南意大利与西西里的征服	5
二、西班牙的收复失地运动	8
三、十字军东征	10
四、移民与殖民	16
第二节 商业与贸易——东学西渐的便捷通道	18
一、在拜占庭的商业活动	20
二、在黑海地区的商业活动	22
三、在西亚地区的商业活动	22
四、在北非海岸的商业活动	24
第三节 宗教与东学西渐	27
一、朝圣运动	27
二、宗教传播	32
第二章 翻译运动与中世纪西方文化的复兴	46
第一节 翻译运动的社会文化背景	46
第二节 古希腊文化的复归与阿拉伯文化的西行	49
一、希腊文典籍的翻译	51
二、阿拉伯文典籍的翻译	57

三、国际性、多途径——此次翻译运动的特点	61
第三节 西方文化的复兴	75
一、吸收·融合·创新	78
二、冲突·适应·传播	100
三、西方文化的后来居上	125
第三章 东方因素灌注于西方的文学与艺术之中	156
第一节 阿拉伯抒情诗对中世纪游咏诗人的启示	156
一、南部法国新型抒情诗的阿拉伯渊源	156
二、南部法国新型抒情诗向西欧其他地区的传播	166
三、“缔造一个以罗曼蒂克的爱情理想为核心的 新型社会行为模式”	170
第二节 西方艺术中的东方要素	180
一、教堂建筑与微型艺术	180
二、音乐理论与实用音乐	189
第四章 东方物质文化的西传与中世纪西方日常生活的 东方化倾向	206
第一节 饮食与服饰	206
一、东方的食物出现在西方人的饭桌上	206
二、东方的服饰成为西方人追逐的对象	219
第二节 居住、交通及其他	226
一、居住及设施中的东方情调	227
二、交通及其他	233
结束语	247
主要参考书目	251

第一章 重返地中海世界开启东西交通新时代

海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意义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海的与众不同的价值便是它促进了人类多方位的联系，这与陆地所提供的一个方位的联系形成对比”^[1]。因为互为分离的各大陆是通过海洋相连接的，海为各大陆的居民间进行交往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一个地区可通过海洋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沟通。而人类之成为一体也正是通过对海洋的逐步征服而实现的。

人类海上活动的第一步是对内海或沿海的征服，因而内海或沿海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也有着极为重大的作用。一位美国地理学家说：“内海或沿海是 1492 年之前历史上大洋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它除了使其沿岸民族的海上视野得以扩大之外，每一个沿海或内海还更有益于组成一个极为邻近的群体和不断的文化成果相互交流的地区，据此，整个海湾的文明就势必得到提高与合一(elevated and unified)。”^[2]地中海可以说是“所有内海中的最独特者”。因为它处于欧、亚、非三大洲的交汇处，北非的埃及文明、西亚的两河流域文明和欧洲的爱琴文明环绕于其东部沿岸。这种地理上的近邻关系及地中海的联结使得这三个地区的文明有更多的机会进行相互交往、相互学习、相互竞争，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它们的进步。一位西方学者说：“在整个文明时代，地中海一直是文化史的中心。它使得西方的野蛮人演化为人类。我们所有的宗教与哲学、科学与艺术在此诞生、传递、争

辩并达于完美……只有从地理大发现起,各民族的视野才转向其他海洋。”^[3]大量事实证明,“希腊奇迹”的出现正是由于希腊人从东方古老文明中吸取了诸多有益的因素。古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分别伴随亚历山大东征和罗马人的扩张传遍西亚、北非、西部欧洲地中海沿岸,甚至远及东方的印度和西方的英格兰。发源于东方巴勒斯坦地区的基督教则征服了整个罗马帝国,成为西方文明的一大特征。进入中世纪,伊斯兰—阿拉伯文化的兴起及兴盛正是由于它吸收了古代西亚、东亚、南亚和希腊文明中的诸多东西。^[4]中世纪西方的“文化复兴”在很大程度上是与阿拉伯、拜占庭两大帝国交往的结果。拜占庭文化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融合的结果。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一,地中海各文明间彼此的消长是与它们吸收外来文化分不开的,落后的古希腊吸收东方文明的有益因素而发展起来,落后的古罗马吸收古希腊文明的有益因素而成长壮大,落后的阿拉伯人吸收古波斯、古希腊、中国、印度等文明中的有益因素而成长壮大,中世纪西方人吸收东方诸民族的先进文化而走出“黑暗”等;其二,地中海作为多种文明的古老发源地始终充满活力,因而谁控制了地中海,谁就有可能与地中海地区的古老文化发生密切联系,谁也就能更快地发展,如亚历山大的东征及对地中海的征服,罗马帝国对地中海的征服与控制、拜占庭在地中海的短暂优势,伊斯兰—阿拉伯帝国对地中海的控制,12世纪以后西方对地中海的控制,而这种对地中海的控制往往也是这些国家发展最繁荣的时期。因而,所谓的“地中海时代”正是地中海沿岸各国为了控制地中海,为了争夺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而相互竞争的时代。尤其是地中海东岸(即西亚地区)作为与中亚、东亚、南亚(即亚欧大陆东部地区)相互交往与联系的中介,其意义尤为重大,因而,谁控制了地中海谁就控制了东西方交往的通道,也就取得了与外

界直接发生联系的权利。地中海作为“欧亚两洲既冲突又连续相互交流的舞台”对于人类文化之发展的意义即在于此。^[5]

5至10世纪，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局势是西方处于守势状态，而拜占庭与伊斯兰则相继处于扩张状态。到8世纪，由于阿拉伯人对地中海的控制，拉丁西方基本上成为一个内陆国家，地中海地区东西各民族的商业、文化交流也处于最低点，正如比利时著名史学家亨利·皮雷纳所言：“此后，地中海不再是东西方世世代代联系的纽带，而成了一个障碍，尽管拜占庭帝国凭借它的海军击败了伊斯兰教徒对爱琴海、亚得里亚海岸与意大利南岸的进犯，但第勒尼安海却完全为萨拉森人所统治。萨拉森人经由非洲、西班牙包围了地中海的南部与西部，而他们对巴利阿里群岛、科西嘉、撒丁、西西里诸岛的占领，使他们拥有海军基地，从而完成了对地中海的控制。从8世纪初叶起，在这个伟大的海运的四边形地区，欧洲商业濒于绝境，整个经济活动这时转而趋向巴格达。伊本·卡尔敦生动地指出，基督徒‘再也不能泛舟于其上了’。……查理曼帝国主要的是一个陆地国家或如某些人所说的是一个大陆国家，与罗马及墨洛温朝的高卢适成强烈对照。这种基本事实必然导致为中世纪早期所特有的新的经济秩序的产生。”^[6]在另一部著作《中世纪的城市》中的第二章他干脆以“9世纪的商业衰落”为标题来说明伊斯兰扩张对西部欧洲所造成巨大影响。^[7]他的这一观点在当时“在许多方面都是革命性的，在历史学家中引起了轰动”^[8]。不久，一些历史学家提出反对意见，从而在西方史学界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讨论，并一直延续到今天。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往往将讨论局限于7至10世纪中期之内，并力图证明，穆斯林扩张之后，东西方之间仍然保持联系。^[9]我们知道，亨利·皮雷纳极为强调商业与贸易在中世纪西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认为中世纪西方早

期的社会在伊斯兰扩张中失去其海的性质,从而在8世纪至11世纪初基本上成为一个商业活动极其贫乏的内陆国家,一个“纯农业文明”。而11世纪以后,西方的经济复兴则正是由于西方对地中海的控制。笔者认为,从宏观的史学角度来看,亨利·皮雷纳的论点仍然是正确的,是与历史实际相符合的。实际上,亨利·皮雷纳所强调的是西部地中海(意大利并不包括在内)与东方贸易的发展达到了最低点,并不完全否认零星的贸易往来的存在。他强调,意大利尤其是威尼斯与东方贸易一直处于活跃的状态。近代一些学者也通过大量的资料研究表明,7世纪末8世纪初,东西方商业贸易减弱并持续到9世纪,直到10世纪末。^[10]总之,阿拉伯人的扩张造成了两个方面的后果:其一是控制了地中海并在地中海临东岸和南岸筑起了一道屏障,“进一步缩小了欧洲人的视野”,使西欧一度局限于内陆;^[11]其二,阿拉伯人扩张促使近东与东部地区的联系加强,正如论者所言:“近东各民族的贸易活动因此而主要朝东方发展,这是确实的。从前常常是西方之市场的近东各民族已不再或越来越少地趋向于这样做了”^[12],而西方对地中海的丧失也就意味着失去了与其他地区发生密切联系的机会。

虽然西方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急剧减少(即对地中海控制的丧失)并不是造成西方处于“黑暗时代”的唯一原因,但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通观欧亚大陆,尤其是地中海地区各文明的发展史,我们便可看出,在5至10世纪,当西方处于落后和“黑暗”之时,拜占庭、伊斯兰—阿拉伯帝国却处于辉煌灿烂的时代,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在文化上。然而从11世纪开始,西方社会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已不再容忍这种状况的继续存在,从而在西方出现了大规模的扩张主义的浪潮,于是西方人重新回到地中海这个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文化熔炉之中,与地中海沿岸